



8天,57部,第七届平遥国际影展正在进行  
这是主理人贾樟柯打造的“站台”

# 2700岁的古城 与7岁的影展

本报记者 陆芳

眼下,第七届平遥国际影展正在古城平遥热闹进行中。

一个具有2700年历史的古城,是怎么和电影挂上了钩?又如何吸引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电影人、媒体、影迷,每年10月千里迢迢地赶往?

我参加过北京电影节、上海电影节、香港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等,这几年听很多电影朋友聊起平遥影展的好,“这可是中国的‘戛纳’啊。古城有历史有文化,看电影方便。”

末了,他们会加上一句:“贾樟柯办的,不会差。”

平遥影展确实还没去过,今年,我坐上了去平遥的火车。

## 1

影展在平遥古城里办,我10月10日上午出发,中午在山东德州中转,到达平遥古城站已是傍晚时分。

安顿好住处,就朝着古城高高的城墙走了过去,进了城。晚上七点,古城热闹非凡,作为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县城、世界文化遗产,古城里各种明清建筑古色古香,电瓶观光车一辆接一辆,为城中店铺补货的运货小三轮车也时不时飞驰而过,现在正是旅游旺季。

平遥影展举办的地点叫平遥电影宫,在西大街上,远远就有红底白字的大招牌。走进去发现,有厂门,还有高高的烟囱,这里原来是平遥县柴油机厂,属于旧工业区改造的艺术场馆。

大道两边是影展各个单元的评审和特约策展人的海报。再往前走,左手边“江湖儿女”餐厅跃然入目,一直听说贾樟柯在老家开了一家餐厅,原来就在平遥电影宫里,餐厅名字就是他电影的名字。

左手边再往前是一个可以容纳1500人的露天剧场,名字叫“站台”,也是贾樟柯电影的名字。影展的开幕晚会,就在“站台”里办。

“站台”对面,大道的右边就是主电影宫了,有台阶有红毯,贾樟柯和夫人赵涛,就在台阶上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。

走上台阶是可以容纳500人的影厅“小城之春”,首映都安排在这里。媒体和普通影迷去得最多的,是边上的电影宫,由一个巨大的车间改造成,至今仍保留着屋顶巨大的钢结构。

平遥电影宫2017年首届影展开始使用,2018年获得中国建筑界非常重要的奖项——WA中国建筑奖“城市贡献奖佳作奖”。设计者是设计师廉毅锐。多年前,贾樟柯在餐巾纸上,给廉毅锐画好需要的功能。现在,这个融合于古城毫不扎眼的建筑群,配套的影厅、论坛、发布区、餐饮等,令影展的功能进展十分有序。

## 2

贾樟柯是这个影展绝对的核心人物。他就像一个主人,在家乡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。

10月11日是开幕日,那天,从早上9点开始与王俊凯对话,到下午担当五个评审团发布会的主持人,再到晚上迎来重头戏——开幕欢迎仪式和开幕式,以及到次日凌晨的欢迎派对,贾樟柯仅第一天就干足15个小时的活儿。

在整个影展期间,贾樟柯几乎是所有重要活动的主持人,他负责介绍嘉宾,不让每个人冷场,结束时还不忘感谢媒体,细致贴心。

贾樟柯太明白影展对看电影的人的意义了。他知道,在影展看电影是第一位的。

今年平遥一共有57部来自33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影片,40%的影片为全球首映;71%的影片为亚洲首映;97%的影片为中国首映;中国内地首映率则为100%。

平遥影展的电影,是非常优秀的。影展排片也很紧凑,8天有50多部影片举行首映,还有重复放映,从早上9点钟左右,一直到晚上10点多,排得很满。

我一位朋友的最高纪录是,早上7点起床,走1公里到电影宫,连看7场电影,凌晨1点走向酒店,心满意足得不得了。

她说,北京电影节和上海电影节太大,票难抢,西宁first电影节充满活力但片子不多,平遥在电影质量和参与的舒适度上是最好的。

在平遥电影宫大厅里,经常可见观影排队的长队,其中一条是媒体记者的队伍。平遥影展对媒体十分友好,参赛片有媒体场,想看就早点去排队,先到先得,这一点和戛纳一样。特别热门影片还会加场,今年大家盼的自然还是《金色茧房》能不能加场。

## 3

贾樟柯太明白影展奖项对青年电影人的意义。

平遥影展为电影人设计的奖项很多,“藏龙”“卧虎”“首映”“从山西出发”“创投”以及各种短片、各个单元都各自独立评奖。让不同经验层级的电影人在各自同档竞争,是对华语电影年轻人的关爱和保护。

“藏龙”单元分为长片和短片竞赛,奉上了中国新锐导演的生猛创作。电影大师费穆的家族特别授权,在平遥影展的平台上颁发“费穆荣誉”奖项,就是专门表彰华语电影新人。

我看了今年“藏龙”单元的几部片子,有一部是李彬斌导演的处女作《野果之歌》,讲述的是一位年轻人回到家乡,给去世的父母修墓的故事。

导演说:“这部电影是基于我对土地,对我记忆的一种追寻、一种感怀,想给土地和故乡写一封书信。”

一部是刘苗苗导演的《带彩球的帐篷》,讲述的是宁夏山区一位姑娘和一位养蜂人的故事。

电影《二次呼吸》入围了“山西出发”单元,导演申由甲辞职拍了这部电影。

“片子叫《二次呼吸》,寓意是人的重生,不是身体意义上,而是哲学意义上的重生。2021年我30岁整,而立之年,但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打工人。对我而言需要重新做一次选择,对我来说也是‘二次呼吸’,生活的种种汇合在一起,让我拍这样一部电影。”

我还看到很多影视院校的学生,没抢到票,就坐在电影宫休闲区,或站在广场上,热切地看大银幕从早到晚滚动播出着大师班、论坛,以及每一场电影新闻发布会的全程实况录像。

影展的“平遥一角”正是学生们的舞台,是北电、中戏、中传、浙传、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等多所影视院校的根据地,每天有一所学校带着学生们的短片在这里展映。制作方们则得以在这里发现最新的电影人才。

贾樟柯说:“咱们电影宫比较紧凑,小小的,影厅、做论坛发布会的地方,咖啡、餐饮都在一个园区里,大家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影迷天堂。”

